

昭明文選

十二

文選卷四十三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一首

邱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移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孔德璋北山移文一首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難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書下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嘗謂之知言

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愜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嶽守

穎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守穎川山公族父

然經怪此意嘗一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

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

晉氏

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

事雖不行知

足下故不知之

言不知已之情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言足下傍通衆藝多有許可有疑怪言寬容也

吾

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

聞聞足

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傳祖而代之

手薦鸞刀漫

平聲之羶腥

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汙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汙也

故具

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

有耳

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闕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爲貴

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

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

而悔吝不生耳

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老

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

豈敢短之哉

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爲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爲周柱下史轉爲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又

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

物之意也

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

新令尹何如
子曰忠矣
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
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需

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
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
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

漢書曰上封良為商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

賈逵國語注
曰遂從也
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
周易子曰天

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
害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
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

論
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

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

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
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吾每讀

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
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

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
少加孤露母兄見驕
終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終冬切

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

瘡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

欠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

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畧也言性簡畧與禮相背也

而為儕類

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

放謂放蕩

故使榮進之心曰賴任實

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

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

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

酒過差耳

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纔以相娛荒況過差可不慎與

至為禮法之士所

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

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靈豈

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累王

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

資材量也又

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事

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久

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

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

一不堪也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乘輦曰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抱琴行吟弋釣草

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寐不得搖管子曰少

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作說文曰痺溼病也性復多睡把蒲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

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

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

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於已為未見有

矜怨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

不情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不喜

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諠也囂塵臭處干

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

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

通鑑氏之論耳

而鍾會輩遂以此為指斥當世赤口青蛇何所不至然地成叔夜之名矣

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

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

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水黃精令人久

壽意甚信之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水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

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

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仲

尼不假益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益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書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

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公嗇甚也近諸葛孔明不偏元直以人蜀蜀志曰魏先主在楚聞之率其眾南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眾南

行亮與徐庶竝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華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畧曰庶名福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

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

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唯達者為能

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

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章甫冠名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

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鴦子知之

乎夫鴛鴦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鴦得腐鼠鴛鴦過之

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

以無為為貴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縱無九患尚不顧足

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

言已所不樂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

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

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力如何可言晉諸公贊曰康子紹王隱今但願守陋巷

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恚也

黃門不男者也癸
辛雜識引佛書甚
詳

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濶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
矣足下若黝黝黝也音義與饒同奴了切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

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

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俗

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已之情可獨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

貴耳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言

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乎欲共

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

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赆黻至春

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暖室絳繡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
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蜚於口操於腹眾哂

之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

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自是大才不減孔
璋其源出於辭賦
故雅麗過之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

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

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

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偃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

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反曹曹共

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既記其成

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

苟以夸大為名更傷忠告之實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今麤論事勢以相覺悟

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尚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相靈失德災釁竝

興孝桓孝靈漢二帝也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

炭茶與金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蒼宸戲曰廊帝絲恢皇綱四海肅條

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神武而不殺者夫河圖圖也受曰帝感出

裔出應助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尚書曰用肇協建靈符天命既集曹植人魏篇曰

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論曰武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

鼎猶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嶽地圖帝世載淑美重

光相襲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

尚書曰九州攸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

同四隩既宅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

武盤桓不供職貢國語號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內傲帝命外通

南國乘桴滄海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平吳會魏志曰公

南通孫權往來贈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自以為控絃十萬

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

稱王也

山海經曰賜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漢北方流沙也

宣王薄伐猛銳長驅

魏志曰景

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傳首洛陽

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

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

桴鼓一震而元凶折

首

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

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

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跡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

祁連山海經有大荒

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

清泰

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

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

范曄後漢書曰

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磐三百枚

曠世不羈應化

而至

崔寔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

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

荊州遭時擾攘播遷江表

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往魯陽

劉備震懼亦逃巴

岷

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救諸將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

遂依邱陵積石之固

張載劍閣銘曰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三江五湖浩汗無涯

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

假氣游魂迄于四紀

魏明帝善哉行

曰權實堅子備則亡虜假氣遊魂鳥魚為伍

二邦合從

容子東西唱和

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子和汝

互相扇

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

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

下三分天下
鼎足而居
相國晉王輔相帝室魏志曰威熙元年進晉公爵為王
文武桓桓志厲秋霜荀悅

申鑒曰入主
廟勝之算應變無窮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
獨見之鑒與

衆絕慮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
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高

書曰攷勛欽明又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

深入其阻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憚乎鄰國毛詩曰深入其阻毛萇曰梁深也
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孫子兵法曰并敵一向千

里殺將又曰三軍可
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魏志

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
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

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閣距會維等聞瞻
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詣艾降救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
開地五千列郡三十

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傳立西都賦曰巍巍絳闕
球琳重錦充

於府庫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三十兩
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左氏傳曰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

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
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
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

師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吳志曰交趾郡吏呂興等殺太守孫緒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
蟬蛻內向願為臣妾

蜀錦始自漢時故
有錦江之名

注引李陵與蘇武
書語按此書尤鄙
倍委巷小人語何
事引之然子美自
平篇却來收珠南
海句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

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

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方今百僚濟濟僑父盈朝虎臣武將折衝

萬里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鎗組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

飛飲馬南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立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自頃國家整治

器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立曰器械兵甲也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高誘

春秋注曰太行山潞決河洛則百川通流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樓船萬艘蘇千里相望

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千萬自剡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周易曰黃帝堯舜創

木為舟剡木為楫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

患去賊非利之也故然主相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

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崇城自卑文王退舍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

求多福

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蹙然改容祇承往告

漢書曰陸賈說尉陀於是蹙然起坐謝賈稱臣奉漢約

追慕

南越嬰齊入侍

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

世祚江表永為藩輔

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

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

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

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

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

羽檄燭日旌旗流星

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校

遊龍曜路歌吹盈耳

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顙嘉曰武王興師誅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士

卒奔邁其會如林

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

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

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

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

二豎子一曰居肓之上一曰居肓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

如其迷

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

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謁醫

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渾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勝理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公遂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渾乳汁也竹用切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

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

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曰請聞其過老子曰唯唯而肝肝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宮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夷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為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升邙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

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周易曰嘉遯貞吉惟別

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日則飄爾